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〇七

長谿草堂集五卷（文鈔二卷詩鈔二卷詞鈔一卷）附

長谿社詩存五卷

潘允喆撰

一

小峴山人詩文集三十七卷（詩集二十八卷文集六卷

續文集二卷續文集補編一卷）

秦瀛撰

一三一

綠煙瑣窗集不分卷

明義撰

七四一

光緒丙戌重鐫

長溪草堂集

春暉堂藏板

序

陽羨距郡城百二十里文風相頡頏子應童子試時卽耳潘迂雲先生文名比娶於陽羨頻往來銅峯兩九間於婦家得見先生接其容藹如聆其言恂如晬然盎然道氣溢眉宇始知先生不第以文見也旋徧識其邑之耆宿若汪宇珍萬香南任澧塘明翰諸先生皆與先生聲氣相同邑中盛吟詠諸先生率爲領袖每集長溪草堂作吟社長溪草堂者迂雲先生讀書處也先生行誼文章爲邑中祭酒旣不得志於棘闈偕諸先生聯吟數十年文采風流傳爲佳話迨先生暨諸老先後赴道山而風徽不可復覩矣先生歿邑人欽其行臚陳大憲得祀孝弟祠今哲嗣文瑞兄弟輯錄先生詩文郵示予屬爲之序予旣卒讀喟然歎曰昌黎云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其皆醇也而後肆焉信乎醇之難也柳子厚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信乎潔之難也醇之根抵在心心地不清稗販勦說不能醇也潔之本原在骨骨力不峭夸采闢色不能潔也有明以前無論矣我朝詩古文家何啻百數十而惟新城之詩桐城之文爲一代正宗惟其醇也惟其潔也先生詩文意真語樸格老氣蒼而清峻峭拔不染俗塵洵有得於昌黎之醇子

序

一

厚之潔者其爲社中巨擘不虛也欣慕數十年一旦得
盡讀之快何如耶澧塘花鳥吟雙溪樂府字珍國山草
堂詩均爲簡齋大史所賞梓行問世香南間有集未刊
明翰亦家有藏稿胥未之覩會當向文瑞兄弟一詢之
道光丁亥二月同郡李兆洛拜序

序

二

宜興縣志孝友傳

潘允喆字迂雲一字者安歲貢生選授南陵訓導父翼
邑諸生績學砥行允喆幼承庭訓一言行必循典則生
具至性母吳氏體羸多疾奉事之惟謹母疾革允喆默
禱於神願減己算以延母壽母病卒不起哀毀骨立終
喪疏食菜羹不與慶賀讌會逮父卒時允喆年逾五十
矣居喪盡禮一如喪母時允喆家近 文廟朔望天未
明卽起盥洗肅衣冠往殿廡灑埽然燭雖大風雨勿輟
祭器歲久殘缺則按圖志命工遵式製之又增補樂器
之未備者考訂音律教學宮弟子歌詩肄樂焉嘗立家
規十條訓戒子女又作座右銘以示子孫子孫遵其矩
矱今邑中稱持家之善者首推之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紳士以允喆應不幾月允喆卒後三
年祀孝弟祠

傳

一

耆安先生序再從兄也文章品詣焯著一時少嘗偕
先府君結社論文同人有籍咸之目齒長 府君六齡
府君推爲畏友命序趨侍必謹序少日未得受業然
歲時聚首嚴事之如父師不敢雁行也先生精制藝試
輒高列兼工詩古文詞中歲偕諸名流結吟社樽酒論
文刻燭敲詩一邑傳爲韻事年至耆耄吟詠不廢也古
文不多作不爲人牽率酬應然當知心輩集興之所到
得意揮毫不逾時脫稿情真峭拔卓然成一家言信能
自道其所得者今諸姪彙錄先生詩文謀付剞劂屬序
離校序於詩文無能爲役然反覆循誦而先生聲音笑
貌性情嗜好悉流露於楮墨間先後哀次可作先生年
譜讀也先生歿將三十年今子姓林立或貢
大廷或登賢書其列名巒序者指不勝屈則先生之詩
書裕後何如耶至先生行誼具載邑志及崇祀錄中茲
不贅云道光二十五年歲次旃蒙大荒落陞月下澣弟
光序拜識

跋

一

耆安先生雪中訪友圖天來儲
承恩寓荊哇吳衡章摹



七十老人朋輩少扶杖欲
誰家好鼓橋周孚周橋
任倡龢催墳未定橋白
霏聖徑平寒鴉香回軋
= 鳴衝寒骨冷性所喜論
文未免太多情

嘉慶甲戌耆安老人自題



長谿草堂古文目錄

卷上

讀論語

喪服論

神傷說

與商邱陳季馴書

與任天鈞論詩書

聽雨集序

加餐譜序

戴笠冗話序

古文目錄

板橋南北詞序

借舫送春詩詞序

蓉庭先生七十介壽詩詞序

遊碧鮮巖和石刻谷公詞序

送方葆青還雲間序

吳門紀遊序

張蘭軒蘭譜序

佚稿自序

長溪社課倡和序

花鳥詞引

程巡司七十壽序

董母蔣孺人八十壽序

吳母周孺人七十壽序

吳菊畦四十壽序

卷下

清白里關帝廟碑記

望來臺後記

九日遊非心庵記

壁樓倡和記

借舫居記

古文目錄

桃溪春泛圖記

竹林晏坐圖記

遊君山記

南興九老會記

聶左先生記

一日得兩惠記

太平兩節婦記

蔣企濂傳

任二癡傳

癭齋先生小傳

靈書傳

祭任二嫂馬孺人文

記明季某公事

記陳昌時事

雙溪小樂府跋

周藕塘浙遊卷跋

書無名氏小冊頁

跋惲南田陳迦陵尺牘真跡

二稿誌

義犬誌

古文目錄

補遺

古文不朽集序

三

長谿草堂文鈔卷上

宜興 潘允詰 廷雲

讀論語

吾幼嗜韓子之文而不知孟子之文之佳也稍長嗜孟子之文而不知論語之文之佳也韓子之文似孟子孟子之文不似論語而其源則同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而已論語之文言理似易論治似書述情似詩記事似戴記論斷似春秋章而習之白首而不能盡其旨而又淺近平易人人可曉聽其說皆平常之語視其人極平常之人然其人千古莫能及而其言千古莫能學

長谿草堂文鈔 卷二 一

此其所以爲下學上達之聖也三代以上之鼎彝法物吾不得而見已三代以上之江河日月吾得而見之而不以爲寶三代以上之言語文章吾得而讀之而不知其味可乎哉吾願世之讀論語者於淺近平易中玩其旨趣毋若程子所謂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也

喪服論

甚哉禮之不講於天下也禮莫重於喪喪莫重於服今之服喪服者似皆可以不服者也何也自三年至於三月以情之隆殺爲服之重輕其旁推者無論已一本之親則皆衰麻也總麻小功無論已大功期年則猶重服也今一本之衰麻與旁推者無異大功期年之服與小功總麻無異輕者日益輕重者亦從而輕是直降而與無服者等而服何爲哉孫之爲祖父母齊衰期年則期年之中宜服麻今四十九日之後謂之七終除麻易以白布服降矣易白布爲元布則又降矣更易元布爲元

長翁草堂文鈔

卷上

二

紬惟屨亦然其所異於無服者特去帽上之纓耳更可異者斬衰之喪應服粗麻三年今七終之後易以白布服降矣更易以元布而冠靴袍套皆元是直較大功期年而更降也吾幼時見服重服者無不白衣冠今無不元衣冠者白屨或有時見之白冠則終不可得見矣而彼之無服者無不戴白氈帽抑何乖舛若是元布之靴乃奪情之職官所用今庶人皆用之不更可笑可怪乎墨衰之制古人有金革之事不得已而用之豈謂居家之常服耶古制之不改者惟麻中麻衰耳期功以下易麻巾爲紵布巾降矣今之應戴紵布巾者每袖之不戴

夏則涼帽冬則元冠然則成服之日各給一中何爲也意不過以此巾爲不好看耳嘻誤矣喪服豈求好看哉大抵古之爲服不忍其無別今之爲服不欲其有別古之爲服取其色之惡今之爲服取其色之常古之爲服尙其粗以重今之爲服擇其細以輕望之無別而色常服之輕細而適體忘哀甚矣尙得爲喪服乎哉壬寅之歲吾喪祖母七終除麻從俗也居常白布袍白屨人或議其非謂嫌於過重而吾偏覺其安尙易以元布元紬若有不適者兒輩爲曾孫五月齊衰吾亦令之布袍白屨然今之爲曾孫服而不布袍白屨者比比然矣習俗

長翁草堂文鈔

卷上

三

梨洲先生曰先王制斬衰齊功總爲其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爲其實昔之居喪者雖文實未必相稱猶勉強爲之不敢廢也二十年來所謂喪服者率加元絲於首蒙黑綿於身是孔子之不以弔者而以待其父母蓋三年之喪從此而廢矣家叔祖鈞臺公曰今讀論語短喪篇無人不以宰子爲不仁矣然試問諸君居喪期年之內所食者非稻耶所衣者非錦耶

將母酒食之奉不止於稻耶絲續之溫不止一錦耶
將母妻妾閨闈之樂更甚於食稻衣錦耶將母喪猶
在殯而心已安耶運謂宰我公孫丑猶有替之喪而
今曾無一月之喪矣人心死天理亡吁可痛哉合二
公之言觀之有人心者可以翻然思矣今讀此文猶
見人心未死處

任安上

神傷說

歐陽子之言曰珪組冠裳勞身於外憂愁悲憤勞神於
中勞其身猶日束其筋骸勞其神實傷我志氣非道德
蘊於中得用情之正者鮮不頽且病也憶自我生以來
凡三十四年矣其憂勞震悸可得而數者凡七駭於火
者一危於乙酉渡江者一戚於壬辰母艱者一痛於己
丑弟喪者一震於父之罹訟者一疾於戊子閨中者一
中穢於途次者一皆心蕩魂悸或作數日或數十日惡
體憊志頽如戰北狂走而息也如沈疴之始瘳也如大
醉睡而醒也視日月皆作異色對人若有愧色此之謂
神傷至於外侮侵陵試榜報罷其可忍者未足例此夫
屈伸者數也驚愕者過也吾以道氣鎮之常若不能相
勝而人之褊急躁鬱者其何以堪之人生世上焉得不
速老哉

與商邱陳季馴書

某頓首致書季馴老先生閣下尊府中丞公惓惓故鄉之誼詰等景仰有年而於迦陵先生生平著述梓行當世津逮後學尤所感慕蓋先生承少保之氣節胎處士之家聲集風雅大成文采風流衣被天下百數十年其全集行海內者蔣氏天藜閣所刻湖海樓各種最先至農部公所刻忠立堂全集盛行於北而大江以南藏者或尠今與蔣氏板俱漫漶不存中丞公以開府公餘搜羅遺帙補輯壬子詩篇彙刊於乾隆乙卯卷凡五十海內操觚之士家弦戶誦奉爲楷模而故鄉得其書者反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六

魁豈因前有天藜閣之板而靳之耶抑好而購之者之少其人耶夫少保之立朝氣節敝邑已俎豆千秋而迦陵先生之著述名山近且登諸四庫中丞公飲水思源既石刻滕王閣賦又板鈔填詞雅圖又刊湖海樓全集念祖德廣教思詰等欲贊一詞附頌揚之未知亦不足增重於中丞公而私心所飢渴不忘惟以書入荆谿者少希得頒示數部嘉惠桑梓而又念中丞公之德功並茂老先生昆玉之品學高明誠不敢以價請以價請是褻中丞公及老先生之高誼也默不以請又鄙人竊附風雅者所不甘心也無已則竊聞府中有易硯故事爰

集同人各賦小詩副以陶器數種係澗畫溪頭土物倘得惠賜琅函是猶擲瓦礫而獲瓊瑤也不且增藝林之佳話哉昔人有以鵝換右軍書者詰等之詩雖不足重其亦可當山陰之鵝乎近聞中丞公在陝軍營馳驅王事詰等雲泥間隔無從稟聞幸老先生寓近鄉關得伸所請倘蒙俯允沾溉良多同邑之人不勝厚幸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七

與任天鈞論詩書

辱示教不揣鄙陋多所雌黃兼最所學兄又復書心折評語意不滿所最者謂詩宜天機鼓盪不宜揣摩其於詩之源固得矣其於詩之境亦真矣但所爲詩之學不爾也故又以鄙說進不見灌園者乎天地之生機無過花卉顧有不種而生者有種而後生者其種而後生者與不種而生者生機之發越無二也且其種者生機可必得而不種者生機未必露也置兩隙地於此其一蒔花者或牡丹或芍藥及期而繁矣其不蒔花者曰吾待其牡丹之爛漫芍藥之踴躍也可得乎不可得乎愚所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八

論詩非如剪綵磨絨求肖爾也固欲其天機從揣摩後自然呈露也古人之詩花種也其生機蘊於中待吾發之又以彼之生機發我之生機則生生不息而不自知矣花不得雨露不能發然謂雨露卽能爲花乎非也雨露不能發花花待雨露發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忘食忘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溫故而知新皆言靈明之自萌者有限而開啟於學問者無窮兄不以弟爲無知而下問乃獨知問而不知學乎兄近云旬日敗興絕無吟咏此不學之故也不學詩必讀古文時文進益正無窮耳弟亦不苦勸兄

學詩也特以前後手札累次言詩似以弟爲老馬老農稍有得者故復縷縷弟亦久不成章偶譜摘花詞十絕句略可觀覽錄上晒政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九

聽雨集序

詩不失本色便爲好詩人不失本心便爲好人然今之文人學士非風雲月露無詩也故天下絕無本色詩紅塵馳逐之中非聲色貨利無人也故天下絕少有心人然而學詩者求師未嘗不在天壤也江山風月花木禽魚何一非本色爲人而求師又未嘗不在天壤也吾敬吾君吾孝吾父吾愛吾兄弟妻子吾信吾朋友何一非本心凡本色皆詩之師凡本心皆人之師然而爲之有甚難者詩非性而能好誰能追古人而從之人非立志不凡誰能識孔孟之旨而爲之不倦古之聖賢不必能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十

詩如程朱皆不以詩名而昌黎氏眉山氏又未始不工詩古之詩人不皆聖賢如李青蓮杜少陵特以詩顯然其忠君愛國怨誹不亂不失風人之遺又何嘗不與聖賢合要之不失其本色而已任子禮堂吾詩之師也彼亦以吾爲師吾自審筆力遠不逮禮堂學亦不逮但以能見性眞不作妄語禮堂不我棄時以所作屬爲評點子亦喜讀其詩今攜其新友婁東詩人范瘦生起鳳所評聽雨集兩卷并攜瘦生所作詩稿屬子序之且爲子言生平知己絕少得瘦生喜出望外子讀瘦生之詩及諸評論皆脫然能見本色之妙者故於聽雨集詩有奇

愛子遂得以知禮堂者知瘦生特未與之接不知共人能進於道否又聞瘦生爲宋賢文正公後若其爲人不負家學則又詩人中之韓蘇矣乎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士

加餐譜序

古人云聲名賴朋友不其然哉吾謂朋友非徇華以學聲譽也性情亦寄焉彼逐利者利合則爲友利盡則交疎趨勢者勢盛則爲友勢去則交絕下而市肆上而朝署所稱好友大可知矣獨一二讀書之士習文藝談古今何利何勢而號稱素心傾蓋之交白首之訂不以講筵已散蓬爾寂然者何哉誠以勢利合者無與乎性情以學問交者關乎性情也於是有離別之悲有會晤之樂有聚而復離離而忽聚聚而一堂離而天涯雲樹相思之作魚鳥尺素之音千里寸心如面如訴甚或死亡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三

永訣遺墨猶存撫卷流連歎歎併集詎非情至也哉子與禮堂任子交最久契最深日相晤不嫌其狎也久相濶不以爲睽也板橋南北興至則聚興盡則散禮堂得此於友殆無若予者一日示予加餐譜一卷蓋其在郡省時四方投契之交往還詩札積久恐失哀而訂之字備百態紙備五色亦足資兩窗一玩也讀其詞大抵敘相得之歡別離之感吾未知其於道誼何如而情詞縷縷殆非徒以名譽合者也因序而歸之

戴笠冗話序

任子禮堂自珍其詩以爲天下莫能賞識得一賞識之者則又珍之以爲遍求天下如斯人者寡矣而賞識禮堂之詩者又珍之以爲天下如禮堂者寡矣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今得一知己如是之難意其幽怪險僻非世俗所解者而其論特歸於乾坤清氣而已清氣亦何難識而竟莫之識宜乎禮堂感而不忘珍一知己并珍知己之所作與其一言一笑萃而錄之以爲一卷題曰戴笠冗話而屬子爲序古有好遊者天台雁蕩諸勝已飽飫於胸中偶入山見一石一泉輒畱連賞玩不去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三

豈非好之篤而所見無非勝境與禮堂所輯其與好遊者之一泉一石將毋同賞識禮堂者誰婁東范起鳳也

板橋南北詞序

迦陵云世皆嗤僕爲無益事人方目我是有情癡又云花月前生水天別館似夢年光暗裏飛鳴呼詞人之性情數語盡之矣子素寡知交惟任子安上明翰近在板橋之南晨夕過從吟花玩月如得禪悅客歲曾有飲酒摘花倡和吟卷今又偶譜百字令詞二公疊韻賜和久遂成帖恐其散佚屬周子明浦爲楷書一冊裝潢展玩夫好女顧鏡自憐明月光華自愛不欲暫掩亦不忍棄置後之覽者尙其諒斯意爾乾隆戊戌浴佛前四日序於半舫齋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西

借舫送春詩詞序

春曷言乎送感時也前此者有時矣後此者有時矣曷爲獨有感乎春惜之也何惜乎爾有情者必愛春愛之而不能留故惜之而送之也然則春將曷歸曰吾不知其所歸也送行者必指其所往春吾不知其所歸將於何而送之曰吾不見春之來但見春之去惜其去謂之歸爾燕燕于飛送戴嬀也日至渭陽送舅氏也送人歸者必有詩春旣歸吾知送之而已不問其所歸也借舫者任子里棠所居也里棠生平無嗜好專喜爲詩詞以自娛客至必強之吟吟已輒和或先自吟而強客和客或謝不能則怫然見於詞色客亦無不樂與之吟者今年春適有長溪詩社之集告客曰三月二十六日子磨竭賤辰也諸君皆來作送春詞以抒憂鬱之情卽以聯朋友倡酬之樂皆曰善於是得詩一十一首詞一十八闕皆可觀覽無僞體焉旣邀字珍汪子製儷體一篇冠之而又屬子爲之後序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壬

蓉庭先生七十介壽詩詞序

嘉慶五年正月五日小兒吳蓉庭先生招集同人飲蠟梅花下賦詩曰小酌屠蘇酒風人次第來一時和者九人先生年最長騷壇之領袖也先生性情淡雅無俗好喜臨池至老不倦暇輒吟詩吟已輒棄去又頗好飲半酣輒止雖強之飲不受也踵門求法書者無虛日而與之倡和爲詩者惟同社數人時相過從談笑不倦蓋時人知先生之書而不知先生之能詩也知先生之詩而不知先生之性情近於古人也凡人之交性情相合者爲上學問相資者次之聯親故序年齒者又次之至以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共

聲勢相依倚博戲相徵逐者此市道之交也何足道哉詰固陋寡所交歡獨愛先生之性情近於古溫溫然得詩人之旨故嘗喜從之遊先生之曾王父卽詒之外曾王父也家有遠山樓故號遠山與胞兄載月翁皆康熙朝名士詩文之交徧郡邑舅氏仁菴公止隅公亦喜談詩惜不多作先生殆得於家學者與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值覽揆之辰同社諸君皆欲稱觴爲先生壽辭曰吾積學勵行年已邁矣而晚景蕭然無以自樂何以壽爲蓋邇來因喪一女一媳有不愜於中者故賦詩曰七十年華在冉冉只如駒隙影中過蓋自歎也然年七十而

齒不盡脫髮不盡白吟詩飲酒之興不盡衰時作晉唐小楷目力不盡耗作擘窠大字腕力不盡弱諸嗣君皆彬彬儒雅溫恭孝謹以盡色養先生亦可以油然而自樂矣同人咸製頌章彙爲一幅屬詒爲之序其端云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七

遊碧薜巖和石刻谷公詞序

吾邑祝英臺事傳聞悠謬世遠年湮莫由訂正茲取各說參定之期歸大雅按祝氏女名英行九住國山下幼時與丹陽梁山伯同塾讀書兩小無猜情好篤至梁愛英穎悟娟秀約後日爲夫婦旣而梁遊學四方名成筮仕歸思娶祝重至國山訪之其家云吾家九娘已死葬於某處矣梁詣墳奠祭一慟而絕以其有婚姻之約也里人遂合葬焉所遺裳幅和錢紙焚於墓其灰見風悉化爲蝶飛集巖花野草間鄉人豔其事以爲此飛飛者豈梁山伯所化乎卽其讀書處築臺誌之曰祝英臺其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式

宅捨爲寺寺在龍巖之南龍湫卽在寺北牆外竹樹清森花枝冷豔顏曰碧鮮庵昔人詩云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臺紀實也明嘉靖間邑令谷蘭宗先生賦詞鐫石其字爲哲嗣春所書又書碧鮮巖三大字於壁今寺燬於火近百年臺久傾圯惟谷詞尙存壬戌小春同人往遊訪其舊蹟但見花竹之勝約略猶存淒然者久之因揭谷令詞以歸各和一闕爲志其緣起云

送方葆青還雲間序

吾邑距吳淞三百餘里一在太湖之西一在太湖之東家尙書恭定公恩流寓淞之上海家焉以祖墓在宜常往來其間至今譜牒相通猶歷歷也青滿方君葆青之祖橫溪公任荆溪訓導寬和下士語諄諄必竭其情與邑人相得甚歡愛吾邑山水明秀有外居之思故令子文孫兩世締姻於邑之大族而吾家名會朝者又公之贅壻也今橫溪師與其少君俱逝世葆青依其所親而居其服食語言與吾邑風土相習久安與吳淞人處反若有不適者然其田產壟墓在青歲一二次返省率以

長谿草堂文鈔

卷上

九

爲常今年秋送其弟畢婚於青逾月返仲冬又將以事行役於其故鄉焉葆青年雖少天姿穎異好讀書耽吟詠子與任子禮堂汪子宇珍輩有倡和社方君從遊賦詠所著淡雅可愛思橫溪師而不見見其孫之秀而能文如見橫溪師焉月之五日其妻叔家姪夢吉攜具爲雅集於任子借舫齋分詠陽羨古蹟畢復分韻賦詩送方君還雲間方君亦賦留別詩二章共得詩詞一十七首書以淞江之箋宇珍又撰僊體序一首冠之葆青其勉乎哉今之相率賦詩爲別者皆昔日與其祖相得甚歡者也非特感時念舊慶橫溪師之有後而十數人與